

1814 十大匪首兴衰史

龙飞天 张 平 杨永清 姚大榜……



湘西文史资料

2

1994

总第33辑

湘西文史資料

總第33輯

十大匪首興衰史

誘殲飛賊紀實

大陸最後一股土匪的覆滅



E-43868

湘西文史资料

总第三十三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主 编 张二牧 副主编 傅冠群

责任编辑 傅冠群

《湘西文史资料》编辑部发行

湖南省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，电话：223833

邮政编码：416000

湖南省龙山县民族彩印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7.5 字数：180千字

1994年6月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 定价：5.00元
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1003—6849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43—1012/K

○主 编 张二牧

○副 主 编 傅冠群

○责任编辑 傅冠群

3A38/08

本辑导读

1949年9月，邓小平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路过湘西时指出：湘西“土匪势力盘根错节，是湖南的‘盲肠’。”

1950年初，祖国的大西南解放不久，各地土匪蠢蠢欲动，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，邓小平又明确指出：“要准备打第二个淮海战役。”

1951年1月17日，毛泽东表扬了湘西的镇反工作：“杀了一批匪首、恶霸、特务……使敌焰下降，民气大伸。如果我们优柔寡断，姑息养奸，则将遗祸人民，脱离群众。”

历史的记载说明，剿匪曾是湘西地域的头等大事。

在这块偏僻贫瘠、交通闭塞的土地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匪、这么多枪？他们起自何时，如何生存？近年来，对这类问题刨根挖底的人越来越多。本书列举了湘西十大匪首兴衰史。乱世枭雄，绿林豪强，官匪一体，兵匪同堂，群魔乱舞，各具形态。从短命司令龙飞天的粉墨登场，到瞿波平、贾凤昌的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，诸多翔实史料，或许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人民政府发动声势浩大的武装清剿、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，迅速根绝匪患，清除了这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烂疮疤。各地股匪负隅顽抗者，难逃歼灭；继续作恶者，终被正法；皈依向善者，接受改造。当新中国国泰民安、普庆升平之时，在另一个世界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却还有人在策划于密室，活动于海岛，调兵遣将，网罗亡命，寻觅大陆匪踪，以建立反共基地，重温逝去旧梦。于是，他们凭借现代化的飞行工具，潜入了大陆的腹地湘西……

等待这些不速之客的，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？请读《诱歼飞贼纪实》。

听起来，这简直象天方夜谭，中国大陆最后一股土匪，一男一女，竟于 1965 年方才被歼灭。然而，这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。一对土匪夫妻，两个杀人魔头，竟在湖南西部的深山老林中隐藏了 15 年！

他们是谁？身世如何？建国之后，全民皆兵，铜墙铁壁。众多敌特，无论天上空投、海路偷渡、乔装潜入，均难逃军民合作的天罗地网，俯首就擒，而他们为什么能够潜藏存活，苟延残喘？要知其中详情，请看《大陆最后一股土匪的覆灭》。

编辑部

目

录

湘西文史资料

1
9
9
4
·
2

本辑导读 编辑部 [1]

龙飞天大闹麻阳 谭子美 [1]

魔王张平 颜家龙 [24]

无赖师长瞿伯阶 傅冠群 [44]

人鬼之间 瞿波平 [72]

选“国代”杨永清独霸芷江 唐曙光 [92]

湘西巨匪姚大榜 杨长光 [97]

乱世拖队朱疤子 周保林 [109]

“蜈蚣王”陈汉章 向岩松 [127]

团匪合一师兴周 贯 群 [139]

绿林头目贾辣子浮沉记 宋长樟 [157]

罪恶累累徐汉章 张永安等 [175]

诱歼飞贼纪实 洪国忠 [192]

大陆最后一股土匪的覆灭 羊 君 [215]



龙飞天大闹麻阳

谭子美

一个人十分聪明，但如果毫无感情，他就可表现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。

—— 卓别林

一阵春雨后，锦江河一反常态。她失去了往日的温柔，抱着泥沙拼命地撞击岸边的岩石，把小草和野花刷得垂头丧脸。天很低，象涂了漆的云层擦着山边边拥挤。锦江边、黑云下的麻阳县城——锦和，淹没在战火的硝烟之中。震撼全国的湘西“三二”事变爆发了。这是 1949 年 3 月 2 日。麻阳有个龙飞天。

龙来了，西晃山下有个黑洞

偌大的西晃山，方圆八百里。

山梁驮着山梁，峰峦叠着峰峦，古藤缠着老树，流水串着人家。大山，象一条巨蟒，一头扎入地底下，一头钻进云天中，横卧在怀化、芷江、铜仁、麻阳四县边境上。

相传在很久以前，一条巨龙在山中修炼，不慎被蜈蚣伤害而病染龙体，幸得山顶一老僧相救，病体康复。不久后的一个深夜，雷电交加，风雨大作，天摇地动，老僧吓得魂不附体。天亮后，走出寺门一看，西晃山区变得风景如画，好一派田园风光啊！昨夜，那条巨龙去了，山脚却留下了一个黑洞。

传说跟着时光走了，走得很远很远。最近，人们又在传言：“龙来了，在西晃山下的黑洞里。”

阴河的水从黑洞中流出来，七拐八歪，漫悠悠淌进了豪侠坪。不知是哪年哪月，这里迁来了人家。青山下溪坎边齐刷刷立着几十栋封火印字屋，还有几十栋木板吊脚楼，构成百多烟火的大村落，整个村居全是龙姓家族。莫看这是大山区，龙家大院在周围百十里却是赫赫有名的。这里的人有吃有穿，能文能武，有权有势，谁个不羡慕？龙植三就是豪侠坪的一家大户。他是清朝拔贡，省府参议，与湘西王陈渠珍交谊深厚，并为其上宾参谋。他的子女婿媳，也都是一个个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大儿子龙飞天就不是个马虎角色。

龙飞天 1900 年降生在这块土地上，少年时熟读四书五经。青年时，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，毕业后在军营云游了一番，终于回到老家来。人们传言“龙来了”，莫非就是指他？

是的，近些天来，龙家大院比往常热闹。弄枪耍棒的、拦路打劫的、偷鸡摸狗的，不时都来龙家登门造访。不管“红道”、“黑道”，龙飞天都是热情接待，桌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干。

绿色五月，西晃山遍地流油，绿油油的树木，绿油油的禾苗。龙飞天无心眷恋这良辰美景，独自斜卧在烟床上。床前青灯悠悠，室内烟雾袅袅，无尽的思绪随着飘渺的烟雾升腾，进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——

金陵大学的同窗好友，南京城里花枝招展的女郎，一个个浮现在眼前；云南军营的潇洒日子，自己高挑的身材，周围的人无不向这英俊的军需官投来羡慕的眼光。风华岁月，过得多么痛快啊……可惜好景不长。悔不该在部队贪污公款，落得个丢官弃职回老家。话又说回来，那个不大不小的官也不是人当的，时时讲纪律，处处受限制，想吃的不得吃，想玩的不得玩，想做的不得做，把个有头有脑的大知识人限死了。他妈的那些当大官的也一个个不是人，一点情面也不讲，不就是贪污了那几个屁军费吗？老子就不信我龙某没有出头之日……哎，家中这个老婆也太差火，不近人情，不解人意。朋友三四个来玩玩，她也有意见，真他妈的烦死人，烦人罗……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，老婆走进来冷冷地甩下两句：“你那些狐朋狗友又来了，你快去接待吧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外面堂屋里！”老婆说完，“登登登”走了。

龙飞天正欲起身，三四个朋友已来到房门前。这房光线很不好，活象个黑洞。

“哎呀，兄弟，龙某不知大驾光临，失敬失敬呀！”飞天扬起精瘦的身子，抱拳热情地迎上前去。

“哪里哪里，来得冒昧，望大哥海涵！”灵鸡公扯起鸭婆嗓子恭维上去。

穿过厢房，一行来在前堂客厅。佣人急忙装烟上茶。灵鸡公一伙是从怀化来的，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口也干了，脚也酸了。刚才进门遇到飞天老婆的冷脸，肚子里暗暗燃起了闷火：“大哥，你

对我们弟兄很好，就是那个嫂子……”

“嫂子怎么了？”

“嫂子她，欠贤德！”灵鸡公照直说了。

“真有其事？”龙飞天认真起来。

“是呀大哥，刚才我们进屋来，她理都不理，就走开了。”夏善元把事挑明。

“嫂子这样做，要不得！”李跛子也来个火上加油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就把她拉出去开了（杀了的意思）！”龙飞天说着，把手中的自由棍往外狠狠一指，几个兄弟知道这是决意杀人的意思。

“砰，砰！”豪侠坪砂溪边传来清脆的枪声，龙飞天老婆倒在血泊之中。

枪声夺走了弱女子的性命。枪声震撼了西晃山岭。谁也不知道龙飞天是否为此事感到内疚和痛苦。只知道这枪声给他带来了威严，此后谁也惹不起龙飞天，弟兄们也更为佩服他。

但是，人们还是在悄悄传言：“劣龙来了，在西晃山下的黑洞里。”

好个杨熙政，我们走着瞧

西晃山东侧的江口镇、大桥江一带，山峦起伏，蜿蜒曲伸，与怀化、芷江二县土地犬牙交错，历来是个三不管的地方。这里的民性强悍，人称之为“后山佬”。这里的物产丰富，特别是出产鸦片，因此这块地方象一块肥肉，成了江湖绿林出没场所，红帮黑道交易之地。

四十年代，西晃山民种罂粟已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山民们把它看作“现元宝”，地方官府视为“摇钱树”，绿林中当作“万事灵”。芷江县红帮头子、“复兴楚汉宫”双龙头大爷杨永清，把这

里视为风水宝地，经常亲临其地。他召见龙飞天，封其为“麻阳出山寨主”龙头大哥，靠其保护好这一方财源。

当时的麻阳县长杨熙政，宝庆（现邵阳）人，中等身材，常穿黄呢军服，左上口袋处佩有蓝底白花国民党小圆徽章，脚蹬黑色长皮靴，走起路来“咯咯”叫，腰杆笔挺挺，颇有一番军人风度。确实，杨熙政进过黄埔军校，在国民党正规军中任过团参谋长。一次与共军遭遇，被打得焦头烂额，只身逃回湖南老家。经过几番辗转，苦心钻营，终于捞了个县长当当。

人说麻阳县长不好当，民情复杂，匪患成灾。杨大官人壮起胆子，要试它一试。1945年秋，杨熙政上任，此后干了三件事情。一是拜访地方绅士和要人，了解麻阳的政治气候；二是安插裙带亲信，把守军、政要害部门；三是重用地方恶棍，招安匪力，实现“以匪安匪，以乱息乱”的策略。这几手功夫真灵，把麻阳的政局给稳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杨熙政知道在西晃山下有个龙飞天，从部队弃职回家隐居深山。龙虽是个亡魂角色，但目下还是不闹事。于是杨县长对他采取“河水不犯井水”的态度，相安过日罢了。哪知道，龙飞天想的可不一样：你杨熙政招安了聂焕章、刘善德，重用他们，难道我龙某就如此无能？连个乡长也不给，真是瞧不起人。被冷落的“出山寨主”憋着一肚子闷气。

1948年盛夏，西晃山下。山旮旯的罌粟长得十分爱人，一枝枝绿油油的粟杆撑着一朵朵红的、白的、紫的罌花。烟民喜上眉梢，飞天乐在心间，今年可以捞大钱了。

一日下午，县衙的小客厅里，坐着镇警队长杨麻子、警察巡官王士威、警察分队长张炳川，还有当头头的杨县长。

“省府最近有令，要严禁烟毒，大铲罌苗。我们县里有没有？”杨熙政明知故问。

在座的几位都是老“瘾客”，听到“铲烟”一词，不觉心感一惊。然而很快就醒悟过来，铲烟易做，禁毒难办。当警察的每

年可以借“铲烟”“禁毒”之名，大捞一把。于是一个个随声附和，再无异言。

“省府命令，我们坚决执行，以保政令畅通。”镇警队长杨麻子率先发了言。

“我看我县不光有种鸦片的，而且还十分严重。就江口一带来说，山旮旯里，处处可见一片片罂花，这样下去行吗？我看非铲除不可。”王士威更说得有声有色。

分队长张炳川看到两位老兄如此积极，也不甘示弱：“我看，说干就干，刻不容缓。不然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放浆收烟了。”

“好吧，既然大家已明确态度，我们就照省府指令办。明天，你们带领百十个警察，分别向西晃山区进发，我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。”杨熙政这几句话便是密令，简短的密会结束了。

西晃山区，杨麻子、王士威、张炳川分别领一伙人马行动在山旮旯里。警察们斜背枪筒，凶神恶煞，所到之处，风声鹤唳，鸡犬皆惊。有钱人家，交上银元，保住罂苗。无钱之人，所种烟苗被扯得精光。警察官兵，摸着囊中的银元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。这些，当然是杨熙政的一份功劳。

铲烟的消息传到“黑洞”里，龙飞天暴跳如雷。你这个宝庆佬杨熙政，给老子冷板凳坐了不上算，还要到我眼皮底下铲烟，断我财路，扫我威风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

“好个杨熙政，我们走着瞧！”龙飞天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低沉的话，立即向芷江的双龙头大爷杨永清去了飞片，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在龙腹中孕育起来。

开山立堂，打江口首战告捷

龙飞天给杨永清的飞片，得到的回音是：他杨熙政能动用警察截你的财路，你就不能扩大队伍端他的交椅吗？”龙头大哥

此时顿开茅塞。心想，我既然是“复兴楚汉宫”在麻阳的“出山寨主”，何不利用帮会形式开山立堂，把各路弟兄统一在帮会之中呢？对，就这么办。

1948年仲秋的一天，桐云乡江口镇的祠堂里，热闹非凡。飞天大哥在这里开山立堂，结拜金兰。

山堂设在宗祠里，张灯结彩，红烛高照，香烟缭绕。堂上正中第一把交椅上，龙飞天身着帮会礼服，斜披红纱，脚蹬黑色马靴，满脸杀气，正襟危坐。八方来客肃立堂前，分排两边。开堂前，枪声齐鸣，好不威严。

“红旗五哥”掌堂执事，他站在门口高声大念：“三十三天天外天，南天门外观八仙，二十八宿排左右，迎请圣人下凡间……”转过身来，脸朝堂中又念：“三十六把金交椅，七十二座暖八台。大哥请升金交椅，二哥请升虎将台，三哥请升环侯帐，五哥请升中军台，六哥请升莲花宝，八九么满两边排。大老么，把守辕门不许空子闯进来，小老么，装烟倒茶理应该……”安好位置之后，宣读“红旗令”：“红旗大令如雷吼，满园哥弟听从头。结仁结义要长久，要学桃园张关刘。有福同享祸同受，不可半途把身抽……”接着又宣读“山堂令”。

“红旗五哥”宣令后，由“老九”宣读“九江令”，“九江令”的意思是讲开山立堂的历史根源，每个砍香拜把者必须洗耳恭听，人人知道。

然后，再由“红旗五哥”执行斩鸡砍香仪式。五哥手提大公鸡念：“此鸡不是凡间鸡，是王母娘娘赐我结义鸡……金鸡不要啼，灵魂早归西，非是我今要斩你，只为我们结仁义。”念完，“嚓”一刀将鸡杀死，把血滴入当头案上两大碗酒内，边滴边转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左转左发财，右转右发财，不转不发财。”滴完血把鸡朝大门外一甩，由小老么去“拣财”。

小老么边走边念：“喜颜开笑颜开，大哥令我去拣财，不拣内

财拣外财，外财归库不出来，人人有喜个个有财。”

随后，就是砍香。三根香把香棍除掉，两头点燃，摆在一块小方木板上。入堂拜把者一一前往，手执菜刀一把，跪在桌前发誓：“三柱红香乱如麻，结仁结义结豪侠，圣人堂前盟誓愿，三心二意定然杀。上不认兄遭谴责，下不认弟滚刀尖，走脚泄机砍脚杆，骂娘骂父割舌尖，倒穿花鞋把脚砍，出卖梁山尸不全。”同时，报出自己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时。最后说：“日后若有三心二意，照香而断，照鸡而亡！”说完朝香盘使劲砍去。香被砍断，说明真心诚意，如果香砍不断，性命难保。因此，参加砍香的，一个个心惊胆战。但是，每个人都横下一条心，来一个心狠手辣。有的狠力一刀，连木板也砍破了，为的是赢得一个“真心”。

过了砍香关，便是喝鸡血酒。一人敬酒，一人敬茶，并且还有词语：“大哥赐你一杯红花酒，贺喜你寿年九十九，再加九十岁，合共一百八十九。”酒茶过毕，由大哥对新入堂者委派职务。最后由老么送扎子，就是把大哥、二哥等的尊号和引进人的姓名写在一个红本上，封面上写有“山、堂、水、乡”等字样。往后相遇，首先问起“山堂水乡”，只要对答：“英雄志在山，豪杰同心堂，世界协力水，复兴民族乡。”就可知道大家都是红帮成员，皆兄弟也。

时光象流水一样，转眼到了1948年冬天。这时，龙飞天的势力迅速扩大。怀化的灵鸡公、夏善元、李跛子等，麻阳的周开宣、时维豹、陈里巴等都聚集在龙飞天脚下，就连当时最有权威的龙汉魁、聂焕章等也同“龙头大哥”建立了友好关系，杨熙政身边的得力干将张思孝也与之取得联系。

正儿八经的县长杨熙政，糊里糊涂还在维护国民党的“戡乱建国”政策。但他意识到麻阳红帮势力活动猖獗，是一个极不安定的因素。特别是芷江匪首杨永清在麻阳的代理人龙飞天，在齐

天坪、江口、豪侠坪等地秘密开山立堂，扩充实力，图谋不轨，是一个心腹大患。在县府的一次大会上，杨熙政大声疾呼：“在防止异党活动的同时，必须加倍防范当前红帮势力的发展和土匪的骚扰。如芷江匪首杨永清来麻阳是不怀好意的，龙飞天与土匪勾结，岂有宁日？飭令各乡镇严加防范。”随后，又向各乡镇发布取缔红帮开山立堂活动的禁令。

因铲烟憋了一肚子闷火的龙飞天，听了“取缔红帮”的禁令后，更是火上加油。立即在浪山溪召开了秘密会议，制定了向江口镇开刀的行动计划。

1949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，江口镇的居民还沉浸在新春的欢乐之中。烧灯结会的，走亲访友的，来来往往，鞭炮声声。上午10时许，龙飞天带领200余人枪，分四路将江口镇包围得严严实实。顿时，步枪声，机枪声响成一团。警察局驻守江口镇的杜巡官，指挥数十名警察奋力抵抗，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。下午4时，飞天部占领了江口镇，俘虏了杜巡官，缴获步枪40多支，轻机枪一挺。这正是：打江口，龙飞天首战告捷。

龙飞天好不欢心，次日，下令杀猪宰羊，大摆筵席，为弟兄们庆功。酒筵上，飞天说：“杨熙政说他的警察厉害，我看是一团豆腐渣渣，不堪一击。”这话迎来了一阵阵欢笑，这话鼓舞了弟兄们的士气。

布防兴兵，县城恶战一场

江口镇失守后，“龙飞天要攻打县城”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府。县城里，街谈巷议，传言纷扬，搞得满城风雨。富户携财外逃铜仁，百姓仓惶下乡避难。县长杨熙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

在严峻的局势中，杨县长也自有对策。首先，他请来主任秘书张思孝、科长郑明，面授机宜，委二人到豪侠坪与龙飞天议

和。傲慢的龙飞天提出：“杨熙政若能自动下野，我龙某可以不动干戈。”这条件既强硬又苛刻，杨县长哪能接受。

谈和无望，杨熙政只好另换招式，搬兵布防。杨县长细细分析了地方各派势力的力量。县党部委员龙宏珠，看来比较正统，曾任过国民党正规军的团参谋长，与龙飞天虽是同宗同乡，但与龙飞天的关系不谐，如委之以城防指挥重任，一则可以抵抗龙飞天攻城，二则可拉拢龙汉魁共同牵制龙飞天，三则可以通过其亲戚关系游说聂焕章。杨熙政权衡一番，当即委任龙宏珠为城防指挥官，以期达到“以龙制龙”的目的。

形势一天比一天紧，杨县长一边电告沅陵专署和铜仁驻军请求援助，一边召集地方武装头目全面部署城防任务：滕久遵部一个中队驻守城北天王庙，守住县城外制高点镇阳宫碉堡，控制由白岩坪沿山来犯之敌；聂焕章之侄聂蛟部，一个中队驻守东门外湘山寺制高点，封锁渡口，抵抗由长潭、尚坪村沿山来犯之敌；刘杨德率部固守城西，杨麻子、舒代坤两个分队守西门外的两个碉堡；锦和镇长率部坚守南门；警察所长周温良率部巡逻督战；东西两门加筑土墙，分设轻重机枪各一挺，准备阻击；另外还调来民枪三百，由仁怀乡长黄希华指挥，环城墙每个垛子一人一枪防守。部署就绪，杨县长亲临岗哨指挥、巡视，晓谕将士各自用心防守，奋力退敌，功成自当重赏。城防部署可谓“壁垒森严，固若金汤”了。

攻打江口镇获胜的龙飞天，自然是趾高气扬，威风凛凛。他“飞片”传书，遍及邻县的团防保甲、江湖绿林。

1949年3月1日，各路人马汇集在麻阳舒家村祠堂坪里。龙飞天和各路头领高坐在指挥台上，宣布龙飞天为“总司令官”，台下千余人枪，听候命令。飞天大哥对天焚香祭拜，以帮会礼数昭示大家：“兄弟们，这次举事，是上应天数，下遂民意，旨在打倒贪官污吏，活捉杨熙政，为民除害。望各自奋勇当